

我為淨土鼓與呼（之一）—感恩姐姐代妹表法 劉素雲老師主講  
（第一集） 2013/3/25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 
檔名：56-137-0001

尊敬的各位法師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很高興相隔九個月之後，我們又在這裡見面了。我上一次來香港是去年的六月中旬，來香港參加《大經解演義》學習分享報告會，是六月二十九號離開香港回哈爾濱的，到現在正好是九個月的時間。可見時間過得多麼快，我覺得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樣。這一次來香港，大家都知道，因為師父他老人家八十七歲壽誕之日，表示祝賀。再一個，就想把這九個月我在家裡，按同修們的話說，劉老師一直在家貓著，妳在家裡都貓著都幹些啥，來向大家匯報匯報。一是向師父他老人家匯報，二也向各位同修們做一個匯報。

我這次來香港講的大題目是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，這是總的大題目，一共是講十個小時，每天兩個小時，從今天開始到二十九號結束。然後每一天又有一個小題目，比如說今天在大題目的下面那個小題目就是「感恩姐姐代妹表法」。然後每天都有一個不同的小題目，就是這樣的。我今天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，我在來之前我就想，因為我姐姐往生這件事情，可以說引起了比較大的轟動，我聽說有的外國同修都往國內來電話或者來短信，詢問這方面的有關情況。我想我這次來香港，這個題目可能也是同修們比較關注的一個問題，我就把它安排在第一天來講，省得大家心裡放不下。今天我就講講「感恩姐姐代妹表法」。

我想先和大家報告一下，我姐姐這次往生表法，她的因緣是什麼。在光碟裡我曾經說了一部分，有一部分在光碟裡我沒有說，我今天想在這裡就把這個情況如實的告訴各位同修們。我姐姐表法她

的因緣是這樣的，去年六月份我來到香港以後，因為那一次兩個方面，就是協會這方面，還有活動那方面，一共是安排了十節課，還有三個答問。在答問的過程當中，很多同修提出來關於往生的問題。從這些問題裡，我感覺到大家還是對往生極樂淨土信念不是那麼太足的。當時我想，從咱們淨土法門來說，信解行證這四個方面，信解行都具足了，還缺一個證。因為前三方面，比如說有咱們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本，這可以說是第一善本，有黃念祖老居士的《大經集註》，有淨空老法師的演講弘傳，那誰來作證？這就是如果這個證要具足了，那信解行證這四樣就都圓滿了。

我當時在香港沒回哈爾濱之前，我就有個想法，現在急需一個表法的人，表什麼法？表活著往生的法。因為現在很多人說，我也沒看見什麼叫活著往生，總是心裡還有點犯嘀咕，不是那麼太踏實的。我想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把活著往生這個法確確實實的表演給大家看，這對於大家修學淨土法門的信念會有一個很大的提升。我當時想這個作證，誰來作證？我可能有點不太謙虛，我掂量來掂量去，我想這個事還是我是最佳人選。昨天我跟同修說，大家都笑了。我說這個事我要去找別人，我說你來表演表演怎麼活著往生。人家要說，劉居士妳咋不表演，你為什麼讓我表演？這話還不好說。所以我想來想去，我覺得我是最佳人選。因此我就想這一次（就是上一次），回哈爾濱以後我就想來做這個工作。

回去以後我就跟我姐姐透點消息。我為什麼要跟我姐姐透點消息？因為爸爸媽媽去世之後，可以說姐姐和我應該說是相依為命的姐妹倆。因為我只有這麼一個姐姐，媽媽和爸爸走了以後，姐姐盡了她姐姐的義務，也代替了媽媽，對我那個關愛是沒可挑剔的。我想如果我突然的走掉了，可能我姐姐接受不了，那怎麼辦？我想我先給她透點消息，讓她有點精神準備，否則到時候她萬一接受不了

怎麼辦，對她還是有點擔心的。我記得我就給我姐掛了個電話。因為我倆住的地方相距是一個多小時的車程那麼遠，我在市內住，我姐在平房區住，所以見面的時候不是很多。我就跟我姐打了個電話，我說姐，現在特別需要一個表法的人。我姐說：表什麼法？我說表活著往生的法。我說姐，這個事我怎麼覺得我比較合適，我想表演表演，給大家做個樣子。我姐當時電話裡那頭就說：小雲，不行，妳不能走，妳得留下，因為妳的任務還沒完成。當時說到這兒的時候，我就沒再往下說什麼，我姐那頭電話也沒吱聲，也沒說什麼，我這面也沒說什麼。過了大約一分多鐘，我姐就說：小雲，妳怎麼不說話了？妳是不是不相信我？妳覺得姐表演不好嗎？我說：沒有沒有，姐，我沒那麼想，我覺得咱倆還是我表演比較合適。我姐說：那不行，我來演。就這麼三個字，我姐說「我來演」。我姐接著說了一句：小雲，妳放心，妳相信姐姐一定能表演好。我說：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實際這個時候跟我姐姐說這個，不是說我心裡就想姐那妳就表演，沒我事了，我不是這麼想的。我只是想給我姐透露個消息，讓她有點精神準備，然後我該什麼時候表演我就什麼時候表演，這樣她也就基本能夠接受了，我當時就這麼想的。

因為在離開香港的時候是六月二十九號，我記得中午和師父一起用餐，用完餐後我就給師父頂禮三拜。我每次見師父和離開師父我從來沒哭過，我以前看有的同修見師父也哭，離開師父還哭，我還覺得挺奇怪，我尋思哭啥，見師父不高興嗎？離開師父也不高興，那還可以再見！我就這麼想的，因為我特別單純。我還跟他們說，我說你別哭，你一哭你就看不清師父了。結果這一次，就是去年六月二十九號離開師父的時候，我給師父頂禮三拜的時候，我是硬把眼淚憋回去的，我當時心裡確實是挺酸楚的。我當時心裡在默默的跟師父道別，我心裡是這麼想的，我說師父，對不起您老人家了

，弟子要先回家了，咱們西方極樂世界見。這是我內心的話，但是我沒有說出來，別人誰都不知道。頂完禮以後出來，車就在門口等著，我上了車以後我就心想，司機師傅你趕快開車，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萬一哭出來怎麼辦。結果那個師傅他不動，我也不熟悉也不認識，我還不好追師傅快點開車，那就擱車裡坐著。我心裡就想，不能哭，不能哭，不能哭，我就這麼想的。這個時候師父從我們用餐的那個屋出來，就往他住的那個屋走，我就目送師父的背影走進了那個大門。這個時候定弘法師從屋裡出來遞給我一個包包，當時我知道，那肯定又是師父給我拿的錢。我說定弘師，我不要錢，我不需要。實際我這個話，就是我自己已經要往生了，要走了，我不需要錢。定弘師說，師父給的，不能推辭，妳必須得收下。那沒辦法，我就收下，我就直接遞給小刁。然後這時候車才開，開了這一道，我就想，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師父了。當時就是這種感覺。所以回去之後，這個經過我沒有跟姐姐學，我只說需要有個表演的，我想試試。我還是笑呵呵電話裡跟姐說的，我想半開玩笑的說，別讓她高度緊張。她該仔細扣我了，問我到底怎麼回事。我不能說得太細，我只能透露點消息給她。這個就是我姐姐這次往生表法的第一個因緣，因為我把消息透露給姐姐。

第二個因緣，這是姐姐走了之後我才知道的，姐姐又有新任務。這個在光碟裡你們看我姐她親自說出來的，我也是在她跟前守著她的時候我聽她這麼說的。她告訴大家，我必須提前回家，我有新的任務。可能你們看過這光碟，對這句話印象應該還是滿深刻的，那也是我第一次聽見。再一個姐姐往生的因緣，就是後來她留下的三十五首偈子裡體現出來的，就是要為彌陀傳真音。傳什麼真音？就是末法九千年眾生靠什麼得度？靠這一部《無量壽經》，靠一句阿彌陀佛佛號，她就是要代彌陀傳這個真音。

剛才我說的這三條，就是我姐姐這次往生表法的因緣，我這次說到這兒應該是說全了。因為我剛才說的其中有一小部分，我在光碟裡沒有跟大家說，我怕說了以後又引起轟動。因為有人總是擔心我現在往生，別人不說，我就知道刁居士就因為這個都哭了兩鼻子了。有一次她看了我寫的東西，當時坐在我家床上就哭了。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？我說小刁，妳怎麼看了，妳哭了，妳哭啥？那不行，這不行，今天不就是現場問師父嗎？劉大姐她說要往生，師父你說行不行？當時那麼多人就給師父跪下了，就是這件事。後來師父今天告訴她，說往不往生誰說了算？阿彌陀佛說了算，阿彌陀佛不來接她，她往生不了；來接她，該走就走。這回刁居士高興了，回來跟我說，這回我心裡有底了，阿彌陀佛不接妳，妳走不了，妳自己別老想往生的事了。所以說往生這個事不是一件什麼叫人挺擔心的事，反正我是做好這個思想準備了，我就是幾年前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了，現在我也不變，我還是把自己交給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什麼時候接我回家，我就什麼時候走，隨時隨地做好準備了，我一分鐘都不會耽誤的。對於這個世間，我現在可以說沒有什麼牽掛，沒有什麼留戀，因為我知道那個本有的故鄉是多麼多麼好！我回去以後我還可以長本領，我還可以倒駕慈航，我再回到娑婆世界來度眾生，這是一件多麼好的事情！那為什麼非得要留戀現在這個世界，留戀這個所謂的家？不必留戀了。我現在真是做好了百分之百的思想準備，隨時都可以走。我就簡單把我姐姐往生表法的因緣，說了這麼幾句。

第二個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我姐姐往生的經過。因為在光碟流通以後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，我看有這麼幾條，一條是有的同修們沒有完全看明白，有些疑義。這很正常，因為那麼長的光碟，大約都看完了，也得好幾個小時。如果不是這麼精簡的話，要把當時

錄的全都製成光碟讓大家看，沒有三十個小時可能看不完。這個是壓縮了，但是絕對是原汁原味的，沒有經過任何加工，只是因為當時我們的設備不行，技術也不行，三個人錄的，就看這一段誰錄的更清晰一些，就把誰的用上了，是這樣選的。所以我當時在光碟出的時候，我就說了，我說這個光碟我是從頭至尾跟下來的，可以說它是真實的，沒有任何編造，也沒有任何加工，也沒有任何杜撰。我記得在光碟裡，我把這些話都說給大家聽了。因為大家有的沒看懂，所以今天我想把姐姐往生的經過，再比光碟更詳細一點的跟大家報告報告。這是一個沒聽懂的。

再一個就是不太相信的，真能是這樣的嗎？比如說有的是同修也好，還是哪些人也好，在網上說，劉素青老菩薩是餓死的。還說出理由，為什麼說是餓死的？因為在光碟上沒看到有人餵她蛋白粉。這個名我記住了，因為他特別提到這個蛋白粉。我當時看到網上這個消息之後，我就笑了，我說這個人家看的也沒錯，確實是沒餵她蛋白粉。而且她也並不是餓死的。我姐姐是十一月十七號那天中午，光碟上有那一段，我們在一起吃的中午飯，我們圍著一個小長的桌子坐在她的床上，大家熱熱鬧鬧的吃中午飯。那個是我姐可以說在人世間的、在娑婆世界的最後一餐，最後一頓飯，那是十七號的中午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這三天確實是斷食，她沒吃飯。她是二十一號中午走的，如果加上二十一號，一共是四天斷食。但是我在這裡可以坦誠的跟大家說，你就看她那個光碟錄的每天的表情、表現，她哪像餓死的樣？所以這個可能有些同修就是半信半疑，真是這樣嗎？這個是第二種情況。

第三種情況，不排除有些人比較排斥，比如有的人說我在編故事騙大家。看到這兒我也笑了，一是我不會編故事，二是這樣的故事也編不出來，其他的故事如果說編編，可能還有點門。關於生死

大事，關於往生的事能編故事，而且完全兌現，好像這個故事最起碼我是編不出來的。我為什麼說這個事的時候，可能有同修說，妳怎麼說得那麼流利？因為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。我之所以來我寫個提綱，就是不要把那些重點東西忘掉，我起這麼個作用。實際我不照著提綱，完全可以把它說得很順暢、很順暢的。因為這幾點原因，所以今天我想把我姐姐往生倒計時的十五天，挑重點地方跟大家報告報告。因為在十一月七號之前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我姐，偶爾有時候我倆通通電話，因為我對外打電話很少很少。

我十一月七號是到平房去看我的一位老師，去看我的一位同學。上午看我的同學，下午去看我的老師。中午上哪吃飯？我想我不能在我同學那兒吃，他身體不好；我也不能上我老師那兒吃，我老師年齡那麼大了，都快八十歲了，我要去了，我老師還得忙乎給我做飯。後來我就讓大雲給我四外甥女打個電話，看看她在沒在家。因為她要不在家的話，我姐不能下地開門，她不能行動，只能坐在床上。我一打電話，我四外甥女在家，我說那好，咱們就上我姐姐那兒去蹭飯，我們當時還開玩笑，我說上老太太那去蹭一頓飯。這樣我們中午就到我姐那兒。因為她一直就像光碟上你們看的那樣坐在床上，她面朝外，我一進門正好瞅著她，每次都是那麼笑呵呵的。我一進門，我一看，我說老菩薩怎麼見瘦了，要回家了吧？我姐說：快了，快了。就這個話，實際一點思想準備沒有，我倆一見面就是這個對話。

後來，這一天是十一月的七號。十一月八號，就是我們見面的第二天，我早晨磕頭的時候。人家在批我，說我什麼妳就靠信息，那我就還得這麼照本實發，我就是得到的這個信息。你說我煽動也好，還是我怎麼的也好，我不能編，我必須得把實際情況向大家如實報告。我是每天早晨三點鐘磕頭，磕到六點鐘，三個小時。你想

想我在磕頭的過程當中是隨著佛號磕頭，這個時候我不可能動腦筋去想，想某一件事，或者是去想我姐姐往生，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想這個事。就這個時候，突然就出了這麼一段話，我現在帶來這三個小紙條是最原始的，你們看看我這小紙片就知道，真是當時臨時找個小紙片我就寫下來了。因為如果我要是磕完頭，我再去想這段話，我想不出來。所以我必須停下磕頭，馬上找個小紙片，我就寫出來了。這是十一月八號那天，是怎麼說的？原話是這樣說的，說「你姐劉素青並非凡人，她是菩薩來度眾生的，即將圓滿，往生時間在一個月之內，往生殊勝，不用助念，自在往生，一切由佛菩薩安排」，這就是當時的原話。我當時一看時間是早晨六點十五分，就這個時間。你們可以看我這個小紙片，這就是廢物利用，一個裝藥的小藥盒，我剪開以後，裡面紙是白的，我就用它來做記錄，就這麼一個小紙片。這就是十一月八號那天我得到這個消息。我一算，到十二月八號，還有一個月時間。

這個事兒我沒有跟任何人說，我當時還想，這怎麼回事？這是八號那天，就這個紙片我記了，我就記了，我就放到我抽屜裡了。這是八號。十一月十一號，就是距離八號又過了三天，早晨七點三十分，因為我這上我把時間記下來。七點三十分，這個時候我磕完頭了，我也吃完飯了，我就坐那兒剛開始聽師父講《科註》，我每天吃完飯以後我就進屋裡去坐著聽經了。這面師父的光碟放著，我坐著在聽經，這時候就出了八句話。我一尋這八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我就趕快又拿我那筆記本，我就把它記到本上了。這幾句話是怎麼說的？說「姐姐駕鶴西歸去，上品上生見彌陀，姐是妹的好榜樣，妹妹作偈送姐行。姐姐先行回家轉，妹妹後面緊跟隨，雙雙回歸極樂土，再返娑婆度群萌。」因為這個東西你要過後我是想不出來的，所以我就拿個筆就記在我那筆記本上。當時我就想，「妹妹作偈



送姐行」，這個偈子也不是我作的，這是我記下來的，我作不出來這個偈子，我哪有這個水平？

我當時，就是記下來之後，我就給我姐掛個電話，我說姐，有個偈子我給妳念念。我姐說：什麼偈子？我說：送姐行。我姐說：那妳就給我念念。我在電話裡，我就把這八句話，我就給我姐念了。念完了以後，我姐那面哈哈大笑，說了一句「我要回家了」。我這面也哈哈大笑。那個時候的心裡絕對是法喜充滿，沒有一點悲哀。你看按道理，按人之常情，就我這麼姐倆個，你說姐姐要往生了，妹妹能不難過嗎？我一直到現在，我姐姐已經往生四個月了，我都沒有一點悲傷、一點難過，我成天真是法喜充滿，我可高興了。就是這樣，後來我不是說了四句話嗎？我說「笑談生與死，恰似嘮家常，若是不看破，怎能這瀟灑。」我真是在這裡，我可以坦然的跟大家說，我姐姐瀟灑，我也瀟灑，我倆電話裡這頭那頭全是開懷大笑。你看面對的是生死，按人之常情，是生離死別，可是我們沒有那種悲哀的情緒，有的是法喜充滿。這是十一號。

再說十五號，十五號早晨也是我磕頭的時候，這個快，就是一串數字。你看我這個小卡片大不大？我當時就用這麼大一個小紙片記下來的。「2 0 1 2 1 1 2 1 1 2」，後面我姐的名字，「劉素青」，我就記了這麼一個小紙條。這個時候我還沒磕完頭，我磕完頭以後，我就坐在我的桌子前，我就解讀這個數字是什麼意思。我解讀的結果，我想這就是告訴我，我姐姐往生的具體時間。你看「2 0 1 2」是年，「1 1」是月，「2 1」是日子，後面最後一個「1 2」是中午十二點，這是我解讀出來的。但是我解讀出來之後，我這個小紙片一直放在我自己這兒，我沒跟任何人交流過，包括我姐在內，我姐不知道我有這個小卡片。所以一直到现在，我今天還是昨天跟同修們說的，嘮嗑的時候我不是說嗎？我說我知道的日

期我沒跟我姐姐說，我姐姐什麼時候知道的日期我也不知道，她也沒跟我說。

這個小紙片一直到什麼時候我給我姐看的？你們看光碟，就是她往生的當天，那天上午我去了以後。我給大家提示提示，我不拿那個衣服，我說姐，讓我盛裝送姐行，我說我也沒穿過什麼盛裝，我回家翻一件最漂亮的，姐妳看，這個算不算盛裝？我姐說：行，盛裝，挺好挺好。就是那個時候，我說我有個小紙片，密碼，給妳看看行不行？不讓別人看。我當時就攔兜裡掏啊掏啊掏，掏什麼？就掏這個小紙片，我就遞給我姐了。我姐戴上眼鏡，我說妳偷著看，不要讓別人看，因為這個紙片除了我自己以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。我姐看了看，然後我姐就笑了，這什麼密碼，大家都知道了。這時候我才知道，肯定我姐姐知道的時間和我的是一致的、是吻合的，如果要不是這樣，肯定她說，不對，不是這個時間。沒有，我姐說，什麼密碼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才知道，我姐姐的時間和我知道的時間是完全一致的。這就是她往生當天，我們算是交流吧。但是我姐也沒把這話說出來，說對，小雲，這個就是我往生的時間，我姐這話沒說。這是十五號。

再說十六號，十六號我就突然接到我姐一個電話，中午，非常簡潔，我姐電話就說：小雲，告急，提速！妳聽明白了沒有？我聽明白了。因為在十五號之前，有一個小插曲，如果不是那樣，我也聽不明白，什麼告急提速？速度那個速。問我妳聽明白沒有？我說聽明白了。就這麼幾句話，我就把電話撘了。十一月十七號，我帶著宋居士去我姐家裡。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，我對照相、錄像都不感興趣，我這一生照相很少，我想不起來要去給我姐姐錄像，不知道冥冥中是誰在提醒我，或者是點撥我，照相錄像有用，就這六個字。當時我就想，照相、錄像有用，那沒別人，是不是就讓我給我

姐去錄像？所以我就給宋居士打了電話，我讓她上我家。當時她到我家都挺晚了，住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，就是十七號的早晨，我倆一起上平房去了，去上我姐那兒。然後當天我回來了，我就把小宋留下來，我說妳就負責，大姐要說什麼重點的話，妳就給她錄下來，我說這個就是妳的任務。小宋就留那兒了。應該從十七號開始，我姐姐往生倒計時五天，你看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五天，這是我給起個名，我姐往生倒計時五天。當時我就想，這都誰安排的？但是有第一個小紙條擱這，我每天我都拿出看看，「一切由佛菩薩安排」，還告訴我「不用助念，自在往生」。人家告訴我多明白！所以我想，既然佛菩薩安排，那咋安排咱們就咋辦，我當時就這樣想。這是十七號。

再說十九號，十九號早晨，我又在拜佛的時候，這時候我確實打妄念了。我怎麼打妄念？我就想，往生可是大事，這個可千萬不能打妄語，到時候能不能是這麼回事？如果要不是這麼回事，那不是騙人嗎？我說佛弟子可不打妄語。我當時我心裡只想，阿彌陀佛、觀音菩薩，可別讓我打妄語，我一輩子不會說謊話，不打妄語，這麼大的事可別讓我打妄語，我心裡就這麼想的。我這麼想的時候，我起了這個念頭，當時這幾句話就出來了，這是十九號早晨我磕頭時候，我記著時間，早晨五點三十分，五點半。這個怎麼說的？

「莫懷疑，莫猶豫，一切信息都是真的，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十二點準時表法。」這就是十九號的小紙條。所以我說我這三個小紙條我還真都保存下來了，都在我抽屜裡放著，大概這是最原始記錄。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後來想的，我寫出來的，確實是八號一個，十五號一個，十九號一個。這就是到十九號了。說實在，這幾句話我記下來之後，我心裡踏實，比較踏實了，因為我想別人不了解妳，妳自己了不了解妳自己？妳不說一輩子也差不多了，都快七十歲了，

妳撒沒撒過謊，妳騙沒騙過人，妳說話算不算數，妳怎麼連自己都不相信了？這回一這麼說，我心裡落地了，我踏實了。

另外我又回想，二〇〇三年我送張榮珍往生，那是我第一次跟同修一起去送咱們的佛友往生。我以前我不知道送往生是怎麼回事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。提前半個月，告訴我她還有半個月往生，當時弄得我腦袋都脹多大。她還有半個月往生，往生不就是死了嗎？因為二〇〇三年我什麼都不懂，這個真的不能說。我就寫了個小紙條，就像這次似的寫個紙條，自己揣著，跟誰說？不能說，這是真的是假的？結果剩三天的時候，我就想妳說不說？妳不說，她家裡就丈夫、兒子，一點沒準備，人家爺倆都不信佛。妳說說了，人家爺倆要問我，我們這人還這麼精神，妳咋說她就要死了？人家問我我咋回答？我就猶豫，說還是不說？因為每天早上我八點多鐘坐公共車上她家去上班，晚上從她家下班回來，我那二十來天我基本是這麼過的。後來臨從她家回來之前我就想透透消息，我就跟她丈夫說，我說長慶，榮珍好像還有半個月往生，但是到現在我算算時間還有三天，已經過去十二天了。人家她丈夫就說，大姐，啥叫往生？我還不會解釋，我就照本實發，我說往生按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死了。我就這麼乾乾脆脆的跟人家說。她丈夫就說，大姐不能吧，她這麼精神的，說話乾巴乾巴的，能死人嗎？我說那我不知道。他說誰告訴妳的？我說不知道。他說那妳怎麼知道的？我說反正就我知道。就這樣的，這我不就知道了嗎？這一次事實驗證，張榮珍往生確實是和我知道的一模一樣。她那時候告訴我一個時間是午時三刻，當時我不知道午時三刻是啥時候，我就問小宋，我說妳知不知道午時三刻是什麼時候？小宋說，我看她還算一算，她說十二點四十五。她說大姐妳問這個幹啥？我唯一的把這件事情，就是張榮珍往生這個具體時間，偷著趴在小宋的耳朵上告訴她的，她的丈夫和她

兒子我全沒說。然後我把這個條，我就壓到她那果盤的底下了。我想到那時候她要往生了，這個條子可以作證，不是我現寫的。如果人家不往生，這個條子怎麼回事我也不知道。那是我第一次遇到這件事。那是百分之百準確了，她確實是那個時間往生的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就是我們刁居士的丈夫老齊，齊樹傑。我認識老齊，從第一次見他到他走，一共是七天時間，所以我後來一直說，我說我和老齊的緣分就是七天。我是陰曆七月十二見的老齊第一面，陰曆七月十四，又是拜佛的時候，就告訴我老齊七月十八往生。我真想把這個信息告訴刁居士。我記著我上她家，我說刁告訴妳個事，我知道妳家老齊啥時候往生。小刁說大姐妳別說，我沒定力，妳說我老惦念著，妳自己知道就行了。所以除了我以外任何人不知道，因為小刁她不讓我告訴她，我就沒告訴她。當時想，這個是不是？心裡還是有點犯嘀咕。等到陰曆十七那天，人家老齊告訴我，大姐，我明天走。你看，告訴我的是陰曆七月十八，他告訴我明天走，第二天就是陰曆十八。你看，我倆又沒有交流，你說這話，我當時這腦袋嗖一下，我心裡想這話怎麼從他嘴裡說出來了，不就我自己知道嗎？我當時還這麼想的。結果老齊也確實是那個時候走的，時辰都不差，他用手跟我比劃的時辰，我倆後來可以說就是一種心通，他想啥我知道，我想啥他知道，我倆不用語言交流，因為當時有佛友在屋裡念佛，可能有不讓別人知道。我現在回頭想，是不是不讓別人知道，所以他瞅我，我瞅他，我就知道他要幹什麼，他也知道我要幹什麼，我倆就像打啞語似的，就這樣。我倆一共就七天。

我記得臨走那天早晨，他是九點半，九點三十五走的。早晨小刁過來跟我說，大姐，誰誰誰說了，就老齊這樣，半個月也往生不了，那些念佛的佛友我讓他們都回去，我打發他們都回去，啥時候

需要再來。因為我知道時間都快到了，我又不能說。我說：我不知道，妳願意打發妳就打發，願留就留。她說：那我都讓他們回去了。我說：妳自己安排。小刁就上內屋，就把這些念佛的佛友都打發了，你們都回家，什麼時候需要你們再來。結果這些佛友就回家了，有的近可能到家了，有的遠一點還沒到家，人走了。我出去告訴小刁，那時候小刁眼睛都瞪圓了，意思說這麼快走了，不是說半個月走不了嗎？走了，我把陀羅尼被都給他蓋好以後，我告訴小刁，我說通知佛友來念佛。小刁打電話，人家有的佛友攔車上還沒到家，又直接往回返。這是第二個準確的。

第三個就是大雲的奶奶。你看她奶奶，我是六月二十一號到香港，然後我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奶奶是六月二十一號往生，不能跟任何人說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大雲說：劉姨，奶奶最近好像有點不太好。我就跟大雲說，我說大雲，回去跟奶奶商量商量，告訴奶奶我去見老法師，我七天回來，能不能等我七天？大雲跟奶奶一商量，奶奶說等。你說這個也是巧合嗎？我二十一號到香港，二十八號返回哈爾濱，奶奶是二十九號往生的。

一件事，我當時就我姐這個事，我就回憶，就是二〇〇三年到現在我經歷這幾件事，它怎麼都那麼準，都是巧合嗎？都是別人騙我嗎？沒人騙我，人家告訴我的都是對。但是到現在究竟是誰告訴我，妳說誰告訴妳的？我真說不出來，我也看不見影，我也聽不著聲，我就是知道。這種知道是怎麼個知道法，你讓我再說詳細、再說具體，我也說不出來，我比劃我也比劃不出來。但是我跟大家說的這個過程絕對是真實的，沒有一點虛構的。如果我要是虛構我可以編，我說我聽著聲了，我聽著誰誰告訴我了。人家不是那樣，我不能那麼說。這是十九號，那就是還有兩天往生，剩個二十號，還剩個二十一號。

二十號這天，障緣。咱們問，你們也很關心這個障緣，二十號那天開始，障緣開始出現，在十九號之前沒有什麼障礙，一切都很順利。二十號障緣就開始出現了，我在這裡說，如果將來要出光碟，孩子們看見了肯定會對我有意見的。可能我姐的孩子說，我老姨妳咋把這還說了？那我家孩子可能說我，媽妳咋說這個？那你說我不說我怎麼辦，我怎麼能把這個事表達明白？障緣好幾個，我就說說家裡的這個障緣，外面的障緣我就不說了。家裡的障緣，我概括一下，就來自於我姐姐的至親至愛的親人。那至親至愛的親人都是誰？我姐的幾個孩子，三個女兒，兩個女婿，一個兒子，一個兒媳婦，你看這再加孫子什麼的，這也七、八個，這障緣主要來自於兒女。再一個，我也就不保密，來自於我的孩子，我姐姐最喜歡我家姑娘，因為就這麼一個外甥女。恰恰這個最大的障緣，就來自於這些孩子們。

為什麼我能看明白這個事？因為事先我知道，我姐告訴我了，就是在往生之前我姐說：小雲，有障礙，我走之前有障礙。我說我知道，我沒有說具體障礙是什麼，但是我姐告訴我，有障礙。因為當時又是不知道誰告訴我的，說「有障礙，掀不起大浪，翻不了船，韋馱菩薩親自護法」，就是這一句話。還有一句話告訴我，「退則是進」，這就是指導我的，知道我脾氣比較急、比較暴，告訴我退則是進；還有一句，「以靜制動」。這兩條沒白囑咐我，在我姐往生遇到障緣這個過程當中，這兩條我做到了。所以你們看光碟可能看我的場面不是太多，但是後來去送我姐往生的同修都說，妳怎麼那麼鎮定，那麼沉著，那麼冷靜，不急不躁？障緣都到那種程度了，可以說都鬧起來了，我不慌不忙。因為人家兩次把我從屋提溜到走廊去了，不大點兒小走廊都站滿了人，跟我一頓喊，不讓念佛，念佛聲大。我說好好好，聲大，我們小點聲念，我趕快告訴佛友

們小聲念。我們這面剛剛小聲念，又把我撐出去，不行，小聲念也不行，得睡覺，意思我姐得睡覺。我說好好好，我們小聲念，我們也不念了，睡覺，就這樣。結果我姐人家自己說的，大點聲念，我聽不清楚。這是老人家自己說出來的，不是不讓念，不讓大聲，也不讓小聲嗎？人家我姐自己說的，大聲念，讓人把念佛機放大聲。你們看，聽沒聽出來，大聲，一會兒小聲，一會兒大聲的，後來為什麼大聲？就是我姐說話了。看沒看我姐有個眼神，往上瞅，你們再反覆看那光碟，你看她有個眼神往上瞅，面帶笑容，嘴角是往上的，說了一句，「今天就是度她的」。那個是指誰？我姑娘。她外甥女，跟她大姨關係最密切的，她大姨最疼愛的外甥女。

後來，就是事情過後，我跟我姑娘探討過，我說姑娘，妳大姨往生的時候妳怎麼想的？我說妳是不是對預知時至往生不太了解，妳不明白，是不是？她說：媽我明白，我讀那麼多佛經，我看那麼多《高僧傳》、《往生傳》，我懂，我知道什麼預知時至往生。我說妳既然知道預知時至往生，那妳大姨往生的時候，妳怎麼這個表現？我不想讓我大姨預知時至往生，妳們給我大姨念佛行，送我大姨往生我不滿意。她把她的心理話說出來了。後來我那個外甥、外甥媳婦過年上我那兒去，我也跟他們探討探討。尤其這個外甥媳婦，我說妳媽媽往生的時候，妳們都是怎麼想的？跟老姨說說。我外甥媳婦這麼說的，老姨，我都說直話。我說妳怎麼想妳就怎麼說。她說：老姨妳別生氣，我當時一個想法是，我們家老太太就是往生，你們來這麼多人幹啥？裡裡外外都是人。嫌去的人多了。實際去那些人，真的一個我都沒請、沒通知，那都封鎖消息又封鎖消息，就去了那麼多人。所以這孩子說，我們家老太太往生你們來幹啥？這是一個。再一個就是說，老太太這麼精神，每天跟大家談笑風生的，有說有笑的，你們幹嘛非得要送我媽往生？這意思好像妳這個



老姨也太沒正事了，因為妳就這麼一個姐姐，妳說妳非得要送妳姐往生。她就以為是不是老姨和她媽媽在搞什麼名堂，所以她很不滿意。

再一個我可以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就是這個障緣實際是我姐這次往生表法其中的一個內容，這個在之前我姐跟我說了，我姐說一定要度人。我為什麼後來讓小宋去給我姐錄像，我突然好像明白了，就是我姐這次走，她一定要度人，一定要度眾生。所以就鑑於這個，我姐告訴我，她說：小雲，我走的時候遇到障緣，這個是我表法很重要的一個內容，而且是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的。我說我知道，姐，凡是能夠障礙的，基本都是妳身邊的人，外人離妳大老遠的，他想障他也障礙不了，就這麼的。所以說這個障緣的出現一點不奇怪。因為事先我認為是佛菩薩點化我的，告訴我「退則是進，以靜制動」、「掀不起大浪，翻不了船」，所以我就吃定心丸了。因此你鬧到什麼程度，我也不慌不忙，甚至人家都跟我，都直蹦高，我報警，抓妳。我說，那妳就報！誰來抓我就抓去。有同修問，那誰，敢這麼跟老師說話？有位同修認識，說那劉老師姑娘。有位同修說，這不行，咱們是不是得衝上去了？完了他們說不能衝，你們看老師是什麼態度。我就是不吱聲，我也不驚慌，我也不失措，我也不生氣，我就是慢慢的，一句一句的，就是這樣。我當時想，如果沒有事先囑咐我那幾句話，就按我這個脾氣，絕對不會讓步的，那還了得！影響我姐往生，我絕對不會允許的。但是因為事先有囑咐的話，所以我就特別沉著。你們想，如果沒有囑咐，我那天肯定是這麼對立的，那不得打翻天！打翻天我姐這個表演怎麼個演法，那又是表的什麼法，我就知道了。因為我那種沉著、鎮定，所以整個往生應該說儘管遇到了比較大的障緣，但是很順利就過去了。

這是二十號開始。我算一算，大約是四撥障緣，從二十號開始

，到二十一號我姐往生，這兩天時間是四撥障礙的。其他的，家裡內部的我就說到這兒，外部的我就不說，還有外面的障緣。但是這個都是好事，因為什麼？我是這樣想的，妳不是要表演這個內容嗎？那總得有人來演，那這些人不就是演員嗎？這個節目就由他們來演的，咱們得感恩人家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心裡一直是非常平靜的。感恩這些佛菩薩們，都是阿彌陀佛派來的特使，在這個平台上，把老人家往生那個障礙給表演得淋漓盡致，然後老人家又往生極樂世界了，你說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一個事情嗎？

還有一件事，我覺得和孩子們這個障緣也有關係。我姑娘為什麼發那麼大火跟我？有一件事我們做得不對，這以後大家一定要注意這個細節，我就比較粗心。我二十一號，就是我姐往生當天，我上午九點多去的，去了我就發現一個什麼東西？輓聯，就是兩個小白紙條輓聯，掛在哪兒上？掛在她那一盆鮮花，就擱那上這麼搭著。我一進屋第一眼看到這個東西，心裡想這是什麼東西，但是就沒有走到跟前去仔細看看那上寫的啥？但是就覺得這東西幹什麼的，就這麼一晃，其他的事就好像把這個岔過去了。實際這人沒走，怎麼把輓聯都掛上了？我姑娘十點多鐘去的，進屋就坐在那花盆跟前，回頭這麼一看就看著這個輓聯了，當時就氣得要命，暴跳如雷。幹嘛！人沒死就給掛什麼輓聯，噯哩喀喳都給撕了，就把這輓聯都給撕了。這個事現在咱們回過頭來說，就是當時說，這個事咱們做得確實是欠缺。後來事情過去以後，把我姐送走以後，我問了，我說這個事是怎麼回事，為什麼人沒有走，怎麼就把這輓聯掛上了？我說這個事主要是我的責任，我看著了，我沒有仔細到跟前去看。如果我到跟前去看，我就把它拿掉了，我姑娘來就看不到這個東西了。後來，我姐身邊的一個同修說，她說我一尋思，離十二點也就差不到兩小時，先掛上。這個事是咱們幹得有點欠缺，也不怪孩子

不滿意。我不是說因為她是我姑娘我替她說話。確實是做早了，是不是？兩個小時以後你才掛，不就沒這個毛病了嗎？這是二十號，我這是說完了。

二十一號中午十二點，真是準時，一分一秒都不差，笑著往生的。整個那個經過，應該說儘管錄像受到一些干擾，但是我姐最後往生的最珍貴的那一部分還真錄下來了。反正感恩給咱們錄像的那個佛友善巧方便，是偷錄的也好，還是公開錄的也好，反正那一段是沒廢，沒白掐。後來我就想，如果這一段要是沒錄下來，那真是我終身遺憾了，太遺憾了！我不能把這麼珍貴的東西留給後人，確實是很遺憾的一件事。這是二十一號。

現在我需要跟大家說一個什麼問題？就是有佛友對這個兩次往生有看法、有想法，沒看明白。我在這兒我再跟大家簡短的解釋一下，因為這個事我姐是在沒有往生之前跟我說的，她說：小雲，我這次往生，往生我想要表兩個法。我說姐，什麼兩個法？她說：一個是主，一個是次。那個主就是自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法，是活著往生的。我說那個次是什麼？她說那個次就是四大分離，四大分離法，地火水風。因為以前我也沒經歷過、我也沒聽說過，還有表兩個法的。所以我說姐，妳為什麼要表兩個法？我姐說：小雲，妳想沒想？如果我第一個自在往生法，我就演完了，我就走了，那有人可能說，那她不還是死了嗎？妳拿什麼證明她是活著往生的？我一想，我說活著往生就是活著往生，還得需要什麼證明？我姐說，現在的人最大的問題就是疑，疑心。因為我就自在往生了，他可能也不認為妳是活著往生的，妳畢竟還是死了。她說，所以我必須表第一個法完之後，我速去速回，我回來再表第二個法。我說第二個法是什麼？她說第二個法就是四大分離法。她說這個就是不念佛的人，不修行的人，最後走的時候，就是這個痛苦的死亡方法。她說是

一個對比法，讓眾生來選，你是選自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法，還是選四大假合分離法？我都給他演出來，讓大家看。另外最重要的，我用第二個來證明，我第一個表演我是活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。所以她好像當時說了一句話，就是說速去速回。

大家看光碟的時候你注意沒有？就是二十號那天中午有這麼一個場景，我給大家帶來一張照片，就是這張照片，這張照片就是我姐往生的頭一天，二十號的中午十一點多鐘。這個場景是幹什麼，我再給大家解讀解讀。我姐問我：小雲，妳今天還回去？我說回去。我姐又說了一句，回去？我說回去。我接著我又說，我說我回去我得好好睡覺，我得做好夢，我夢阿彌陀佛好來接妳。完了我姐說，那明天早點來。因為第二天就是她往生的日子。我就笑了，我說趕趟，來得及。她還不放心，又說了一句，小雲，明天早點過來。我說我十一點五十九分到就來得及。就這時候我姐笑了，這個就是同修從錄像摘下來的，就形成了我倆的這張照片。我說真挺好的。你們看這張照片，這老人家第二天就往生了，頭一天就這種狀態，第一能證明她不是餓死的。你看她那個笑容真不真誠？慈祥不慈祥？有沒有矯揉造作硬裝出來的？一點沒有。還有一張照片我沒帶來，那是十七號我去我姐那兒，小宋說，大姐，妳和大大姐有合影照片嗎？我說一張沒有。她說今天我給妳倆照一張。就是你們在光碟上看見那個。你看我那時候笑得多麼開心，我已經明明白白知道我姐五天以後就要往生，你說我那個笑容真不真誠，是編出來的嗎？是裝出來的嗎？不是。

所以說這個東西，說話要負責任，是不是？咱們都實事求是。因為你要有，比如有人說我編故事騙人，我就那樣想。有的佛友在網上互相交流，有的說，意思說這兩個老人家不是那種人，說為什麼要編故事騙人？有的人說還不是為了名聞利養。有的佛友就反駁

，就說，劉素青老菩薩她已經往生了，你說她搞名聞利養對她有啥用？說劉素雲老菩薩，第一次去寺院裡見個師父，衣服、褲子是現湊合上的。就是二〇〇三年，我那張光碟我不是說了，到寺院去見一個師父，沒有衣服、沒有褲子、沒有鞋，現對付的，到極樂寺門口人家現給我提個鞋，攔極樂寺門口換的那個鞋，就弄那個笑話。你說她不要名聞利養，她又是圖什麼？有人也問，說妳究竟圖什麼？我說我自己心想，我問我自己圖什麼？我正在琢磨我圖什麼的時候，就給的我這個題目，「我為淨土鼓與呼」，大概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答案。如果不是這樣，為什麼我正在琢磨我圖什麼的時候就出了這麼一句話？所以我就做為我這次來香港講課的總的題目。

我姐姐第二個表演，確實是沒有錄下來，有些人現在就抓這個，說最關鍵的她不給錄，不讓大家看。實際我都如實的跟大家說，那個表法，第二個法是很痛苦的，那四大分離法是很痛苦的。有人說我姐往生表演的成分太濃、太多。實際沒理解對，我姐姐這次往生純粹是表演，不是說成分很多、很濃，就是表演，真是這樣的。我因為從始至終跟下來以後，這是最突出的一個想法，一個印象，真是表演。現在我真是服氣了，什麼叫菩薩表演，這回我真看到了。所以我在光碟裡我說，這回我是大開眼界了，過去這個我沒經歷過，我也沒聽說過這麼往生的。那時候聽說活著往生、活著往生，我說這回我可看著什麼叫活著往生的，往生的頭一分鐘還那麼笑呵呵跟大家說，告訴大家西方三聖就在太陽的旁邊，我已經站到了蓮花上，我就站在阿彌陀佛老慈父的身邊，然後半分鐘不到，拜拜，一揮手，走了。注沒注意看她那個定格的笑容？就是那個笑容太震撼了！就是她走了以後，那個腦袋一歪，完了馬上就是一個笑容，就是那個鏡頭，我覺得好像都印在我的腦子裡了，太深刻、太深刻了。我們大家可能都經歷過家裡的親人去世，或者是親朋好友，

或者是同學、同事，你們見過這樣往生的嗎？反正我是從來沒見過，這是頭一個。

第二個往生法，確實是一宿，一夜。因為我姐姐就是說，他們有人說，一個人怎麼還能死兩次？我在這裡給大家更正一下，用我的話說，不是死兩次，是表演兩次。如果第一次就走了，不回來了，這第二次沒法表演，那第二次咋表演？有的人說為什麼不先表演第二個，後表演第一個？你先表演第二個，她確實就走了，她就不回來了，她嚥氣就不回來了，那第一個沒法演。所以這個順序一點沒錯，必須得先表演這活著往生的，然後再能回來表演第二個，然後第二天早上八點多鐘非常安詳的走了。而且在表演這四大分離的過程當中，這個我也是第一次遇到，她表演完一個，她報告一個，她雖然很痛苦，但是她告訴我們：我第一個表演完了，第二個我表演完了，下面還有兩個。我記著她最後表演的是風，倒數第二個表演的是水，那兩個她是前面表演的。不單我知道，我外甥女也知道，就因為整個那一宿、那一夜，十幾個佛友在那一宿念佛是沒停頓的。所以有人在網上說，不念佛，盡嘮嗑。這個也可能是我們光碟做的有欠缺，就沒有把念佛、助念的那個鏡頭用得更多，可能用得比較少，比較有代表性點一點就過去了。實際那一宿念佛是一點沒耽誤，一點沒間斷的，就是整個我姐倒計時五天一直是在念佛，沒有停頓。所以可能是光碟上有人看念佛的場面不多，就誤認為沒有念佛，這個是一種誤解。

然後她演，我記得演到第三個的時候，我心難受了，我看不下去了，因為我心裡知道我姐是在表演，但是畢竟是有這種親情，還是沒完全放下，看到這麼痛苦，我自己有點於心不忍。後來，宋居士就跟我說：大姐，妳跟小四，妳倆上內屋去，別攔跟前守著了。小四就是我的四外甥女，我姐那老姑娘。後來我倆就上隔壁那個房

間去了。整個過程就是這樣。因為這個光碟它是，就是第二段往生它有個頭，完了有第二天已經走了之後有個尾，就是走了以後照相，因為在這整個一宿過程當中，確實沒有照相、沒有錄像，因為就想順利一點，別惹麻煩，是不是障緣少一點，就是這樣。所以有些同修在網上說，說我把那個念佛的都撤了，她要負因果責任的，要下地獄的。如果真是我把念佛的都撤了，我影響了眾生的法身慧命，那我下地獄也應該。但是我覺得我做的好好像不應該是這樣的結果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明白我說的這句話。這是第二個，就是姐姐往生的過程。

第三個我想說說姐姐特殊的表法形式，這個剛才有的我已經說了，在這我就不太詳細說。特殊的表法形式，第一個我姐親自，在那個光碟裡大家可以看到，她的表法形式是什麼？偈頌式表法度眾生，就是偈子，用偈子來度眾生。在這裡我先說說我姐這個偈子是怎麼開始的。二〇〇三年，就是張榮珍往生的那天下午三點鐘，我和我姐姐坐在那看老法師的光碟，完了我姐就說：小雲，以前妳寫那個偈子，妳說妳不知道咋出來的，今天我怎麼也出了個偈子，這是不是也是偈子？我說妳那偈子是什麼內容？我姐用個小紙片把它寫出來了。我說這好像是，我說那妳咋出來的？我姐告訴我，她說她眼前就像一個電視屏幕似的，然後盡像打字，嗒嗒嗒嗒嗒，一行字；然後第二行，嗒嗒嗒，第一行隱上去了；第三行出來時候，第二行隱上。我不是這種形式，我也聽不著，也看不著，我就是知道。我姐就是屏幕似的，她告訴我的。我說這回妳知道了，那時候我說不明白，這回妳自己親身體會體會。

她第一首偈子出來以後，以後幾乎每天都能出，她記了一部分。後來我就說，我說姐，還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咱們不記這個了。我姐聽話，後來她就不記了。大概是那一段時間，半年多，不

到一年的時間，記了大概不到四百首，三百多首。後來，我就告訴她不記，我姐就不記了。那就是她最初的時候，就是二〇〇三年的九月二號下午三點鐘開始出的第一首偈子。但是我姐姐記這個偈子本，她往生前我告訴她，我說不要給別人看。結果後來就是這麼長時間二〇〇三年以後，一直就沒有記這個偈子。到十一月七號那天，我見著我姐，我不是說怎麼瘦了，要回家了嗎？我姐說，快了快了。然後我姐告訴我說：小雲，最近出的那個偈子我覺得挺好，是不是以後能有用？我順口就說了一句，我說從明天開始，妳可以把它記下來。這我姐又聽我話了，十一月八號開始，就把出來這個偈子就記了，記到她往生前的二十號晚上零點，記了三十五首。這個我在那個光碟上已經給大家公布了三十四首。這個能公開的我就想姐姐已經往生了，我也不瞞著，也不藏著，我就跟大家公布了，就有一首暫時不適合公布就沒有公布。

這是偈子。這個偈子我姐往生前她跟我和我外甥女說，她說我走之前，我用偈頌的形式把我往生前的一些情況我都寫出來，我把往生後的情況也寫出來，到我走了以後，妳們把這個東西拿出來對照，看看現實情況和我寫的東西能不能兌現。這個也是我第一次聽說。我說要把前面那些事寫出來那好辦，妳後面的事妳自己也還知道、還能寫出來？我姐說我把它寫出來，就包括一些什麼瑞相，天空什麼樣，怎麼回事。我在這裡給大家舉這兩個例子，你們可能都有印象。第一個，回家時間，她二十號晚上零點鐘記那個六十句長偈子，不有這麼一句話嗎？「吾子二一回家門」，吾就是阿彌陀佛，子，孩子，那就是阿彌陀佛稱呼我的孩子二一號回家門。二一，你說是不是就指這個日子？二一回家門。完了後面還有一句，「歸時定於正午時」。你看，這不是時辰嗎？就在那首偈子裡把這個都告訴我們明明白白的了。因為我姐寫的這個偈子在她生前沒有任



何人看過，我也沒看過，我不知道，這是我姐姐往生之後，我拿到她寫偈子那本我看到的。後來很多句子都兌現了，可以說沒有不兌現的。譬如說西方聖境，說「西方聖境空中現，朵朵蓮花如車輪」，那我外甥女看的，因為那天不是有障緣嗎？我們也沒工夫出去看，腦袋裡也沒有這個概念，說我出去看看天什麼樣，真是沒有這個時間。我外甥女出去有事，回來她告訴我，她說老姨，外面天上那個大蓮花、小蓮花可漂亮了，都排成行。你看，我姐不是告訴了嗎？說朵朵蓮花像車輪一樣的，這個都兌現了。再說，「歸者周身放異香，體通透明如水晶」，這個完全兌現，她走前告訴我們，從二十一號開始計算，她身體放香放十天，真是放十天。她頭一個七，我回去的時候，滿屋都是香味，那不是一個人、二個人能聞得到。然後她那個身體，有的同修看到光碟也說，怎麼看身體那麼好，就像玉石一樣。確實是。這個偈子裡寫的東西都兌現了。

然後，你說她的身分，要不是有人說什麼觀世音，你說這個話，要不是她偈子裡她自己親自暴露了她的身分，可能我姐走了以後我也不會說的。我可以坦白的告訴大家，我四年前我知道我姐是觀世音菩薩。可能這回我又得挨批了，妳知道妳姐是觀音菩薩，妳又是誰？妳又攔那瞎吹牛。那怎麼辦？事實就是這樣，我必須得把它說清楚。我四年前知道我姐是觀世音菩薩，但是我不能說，妳說了不懂規矩，是不是？這回是我姐在偈頌裡把她自己的身分告訴大家了，這不是這麼說的嗎？「本是菩薩再來世，此名即是觀世音」。你看，是不是告訴我們她就是觀世音菩薩再來！因為這個說出來了，所以在我姐往生之後，我才能把這個話說出來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姐自己沒說，我到現在我也不會把我姐是觀世音菩薩再來這個事說出來的，這個我完全可以做得到。

另外就是來這個世界幹什麼來的？這不是說嗎？「分身來到娑

婆界，大慈大悲救苦輪，吾為彌陀傳真音，末法九千此部經，一句彌陀定乾坤」，這就是她來到這個娑婆世界她的使命。你看這些都在她那個偈頌裡給你記錄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我姐在那個光碟裡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她不是說嗎？我用偈頌來度人。這是第一個獨特的度眾生的方法。第二個就是我剛才前面講到的，兩種往生對比法，這個可能也比較獨特，反正我在這之前我是沒聽說過，就是這個她確實是與眾不同。如果說有些同修看了這個以後還不太理解，沒見過還有兩次往生的，還能死兩次，怎麼還能再回來，她怎麼沒斷氣等等等等的，這個很客觀，是不是？因為沒見過。以後會不會還有這種表演形式，那我不知道，我覺得應該是還會再有的。

所以關於我姐姐往生，就是我能聽得到的、看得到的，有這麼幾種爭議。就是說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往生視頻，很感動、很震撼，這是網上有些佛友是這麼說的，覺得能把這樣的視頻留下來，確實是很了不得，是第一次看到。這是一個。再一個就是我剛才說了，有的同修說表演的成分太濃，因為她地地道道就是表演。這是第二個。

第三個說劉居士，人家指我，在編故事騙人，搞煽動，說她煽動性怎麼那麼大？可能是因為這個光碟出了以後震動很大，你說這個事我也沒有煽風點火，怎麼個煽動法？我也不知道。人家說了就說了，反正我自己都能感覺到震動挺大，可以說不單國內震動大，可能包括國外都有震動。這些個反應，我想可能正是我姐姐這個表法度眾生的一種特殊與眾不同的形式，所以大家有些疑義，有些爭議，沒什麼可奇怪的。反正我是心裡很坦然，因為我知道我沒編故事，我也沒騙人，我也沒搞煽動，大家不理解那就先不理解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可能逐漸理解的就多一些；實在要不理解，那就不理

解，這就是有緣分沒緣分，咱們就這樣解釋。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問題，就是我姐姐往生這個獨特度眾生的方法。

第四方面我想說一說，就是我姐姐往生以後我自己的感悟。因為你看我姐姐比我大四歲，從小一起長大，我對她的人品、性格、脾氣、稟性都非常了解，所以姐姐走了以後，應該說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震動，我就歸納了幾條，我自己的感悟，也跟大家分享分享。第一個感悟就是，因為我們平時經常說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」，現在我才通過我姐這個往生，我才真正理解了什麼叫大慈大悲，為什麼管觀世音菩薩叫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這個不單是慈，不單是悲，前面還得加個大，確實是大慈大悲。如果不大慈大悲我就想，那第二個法完全可以不演，那麼痛苦，咱們不演行不行？就演第一個，你看樂呵呵走了那多好，大家還沒有這麼些爭議，這麼些異議。就是這一條我更加堅定的相信，觀世音菩薩真是大慈大悲，就把那種痛苦的往生方法給你表演得淋漓盡致，用這個詞一點不過分。如果不是表演得那麼逼真，那麼淋漓盡致，我都能於心不忍了，最後我都不得不離開我姐身邊，我到另外一個屋去了，我不敢再那麼看了。但是我姐她很慈悲，她看出了我難受，也可能姐妹心連，心通，我姐看出我難過了，完了她用非常小非常小的聲音，別人幾乎都聽不見的聲音，她眼睛一直盯著我的眼睛，完了她那個嘴唇，就用嘴唇的合動張合表達她的意思，她告訴我，我沒有痛苦，非常小聲告訴我沒有痛苦。你說這個話誰能相信？表演得那麼痛苦，她告訴我她沒有痛苦，因為她看到我難過，所以她才告訴我這句話的。

第二個感受，我感悟到佛力加持不可思議。咱們老說佛菩薩加持、加持，為什麼加持你不加持我？不對。佛菩薩人人都在加持，為什麼你收不到這種加持？你自己有障礙把它障住。這次通過我姐往生，我真是百分之百的相信佛力加持太不可思議了。這不可思

，就是你想不出來；不可議，你也說不出來。真是那種感覺，想不出來，說不出來，太奇妙了，太微妙了。如果不是佛菩薩事先給我的這幾個小條子，不是告訴我「掀不了大浪，翻不了大船，韋馱菩薩親自護法，以靜制動」，等等等等來開示我，那這次我姐往生，我不知道能是個什麼樣子。我要是一來脾氣一發火，那整個場面亂套了，肯定是這樣的。你們想是不是這樣？正因為這些個佛力的加持，使我那麼冷靜、那麼沉著，把問題處理得那麼好，讓我姐這個往生表演，應該說完美的結局，完美的表演。而且通過我姐也告訴我們，在我姐那個光碟裡有，我姐說，諸佛菩薩、龍天護法、護法善神都在，都在。就是在那個前一、二天，我姐就告訴我那四外甥女，佛菩薩已經到了，她比劃一個地方，告訴我外甥女，佛菩薩就在那兒。我外甥女看不到，我們誰都看不到。所以我姐那天是告訴大家，佛菩薩、龍天護法早都到了，都在。你們看光碟是不是有這樣的話？這是第二個我的感悟，佛力加持不可思議。

第三個我的感悟是用什麼度眾生最有說服力？答案是成就自己。你用你成就自己來度眾生，比什麼都有力，我姐是最好的一個例子，身教勝於言教。我姐平時，你們看光碟，老太太滔滔不絕的說了那麼多話。我姐平時她沒有話，說話都不連貫，有時候打電話學話學不準、學不全，給我氣得，我說妳怎麼搞的，連學話都學不清楚？你看就是平時是那種狀態，到她往生前倒計時那五天，你們看光碟，說得多流利。她自己說，我這兩天不知怎麼的，我這嘴裡往外冒話，就是不是她想說她在琢磨出來我想說啥，她說是順嘴往外冒話，你說不是佛力加持是什麼？所以說用她這種真真切切的成就了、往生了，來度化眾生，是最有說服力的。因為這個影響之廣，震動之大，確實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知道我姐不說謊，她說她來演、她能演，但是能演到這麼個完美的程度，真是出乎我意料之

外。

我說我對我這個姐得刮目相看了。平時是我管我姐，從小到大都是我管著我姐，我姐可聽話了，我老妹說啥是啥，就這樣似的。我說現在，後來開玩笑，就是臨走的頭一天不是說嗎？這回我老妹管不著我了，該我管她了。我說對對，我可不敢得罪妳，我說得跟老菩薩握握手，拉拉關係，別到極樂世界不認識我了。我姐說那不能，那不能。你看，走的頭一天，我們在一起說的還都像開玩笑一樣，大家還哈哈哈哈哈，你看整個光碟笑聲不斷，多麼開心！現在有個新名詞，正能量、負能量，是不是有這麼個新名詞？我剛學會的。什麼叫正能量？我說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是最大的正能量，其他任何能量好像都超不過這個。你說我姐這個往生，我覺得超越時空，我想她往生影響應該是比較深遠的，將來就是在居士往生的這個實例上，應該是佔有一席之地的，我是這樣想的。不是因為她是我姐，我就往高了抬她，如果要不是我姐，可能我說的能更具體一些。這是第三個感受，就是用你能夠今生成就自己來度化眾生，是最有說服力的，是最大的正能量。這第三個。

第四個我的感受，末法眾生剛強難化，這回我可體會到了，真是剛強難化。因為末法眾生剛強難化，所以說我們佛陀弟子任重道遠，愈是難化愈要化。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我們師父講經說法今年是五十五年，那這都幹什麼，不都是在做化的工作嗎？所以後面不管怎麼難化，真正的佛陀弟子還要承擔這個重任，還要接著化下去，難化也得化。因為有榜樣在前面，又有師父他老人家在教我們怎麼化，我們把方法學來，不但要化自己，也要化眾生。這是第四個感受。

第五個感受，我想說說我自己的心裡話。一個心裡話，我是感恩佛菩薩指點，才使我能夠把姐姐往生的錄像錄下來，如果沒有佛

菩薩的指點，我不會想出來，我要去給姐姐錄像的。把這個錄像的視頻供養給大家，就是姐姐往生之後，我感到這是我應該做的一件大事，也是我感到最高興、最快樂的一件大事，我覺得這件事我做對了；如果這件事我要是沒做，我會後悔的，我會感到遺憾的。這是第一個心裡話，真是感恩佛菩薩點化。

第二個心裡話是什麼？就是正面的反響、負面的反響，這個事先都是預料到的，我在光碟裡已經說了。事先我已經預料到了，不可能一面倒都讚歎、都認可，肯定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、不同的聲音，這沒有什麼奇怪的，應該是在預料之中。但是在我預料之外的是什麼？這個在這兒我也真心實意的把我的內心世界表達給大家，就是對這個人身攻擊，我有點出乎意料之外。因為這個我就想，做為我們修行人，我們學佛的人，就是在你修行的路上和你的選擇上，有不同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這無可非議，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。因為意見不同、理念不同、做法不同，採取人身攻擊的辦法，這個我不太贊同。我這人說話比較直，真是我不太贊同。

因為好像是，你看我從小接受的教育，我家爸爸媽媽比較正統，爸爸原來是農民，一九五二年以前是農民，一九五二年以後進工廠當工人，我媽媽就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。但是爸爸媽媽對我和姐姐的教育應該說是比較正統的，從來沒有說過什麼髒話、粗話、什麼罵人的話。就到現在，我今年六十九歲了，我不會罵人，我也不會說髒話，也不會說粗話。怎麼就是因為對我姐姐往生這個事觀點不太一樣，就能搞這個人身攻擊，這個我確實不太贊同。因為在這之前，在光碟裡，我已經把我的想法表達給大家了。我記得那裡有這樣的話，我說上面這段話你們能不能感受到我的真誠，感受到我的善良，感受到我的慈悲？我覺得我每一句話都是發自我真誠的內心。我說認識不同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那都無可非議，是不是

？但是不要說三道四。這話我是說在前面的。

結果後來發生的這些事情，應該說確實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比如說我看了一下，數量不多，但是能量不小，就是調子比較高。昨天晚上，我和大雲我倆躺在床上我還跟她探討，我說有一條我怎麼沒看明白？大雲說，劉姨妳啥沒看明白？我就跟她學學，我說有一條讓我學日本武士道剖腹自殺以謝天皇。我說這話我咋沒聽明白？我說這是什麼意思？大雲就給我解釋，她說劉姨，我認為人家這個話，人家意思就是說，妳還活著幹啥？妳不如死了好。我說也可能是這個意思。所以到現在，我就到今天坐到這兒講這話的時候，我也沒有完完全全弄清楚，為什麼要讓我剖腹自殺以謝天皇，最起碼我是中國人！沒有明白這是什麼意思。所以人家這個話可能轉個彎，不轉彎我都聽不懂，何況這一轉彎都把我轉糊塗了，我也不去研究它，反正我不能剖腹自殺，我也不能以謝天皇，我會好好活下去的，阿彌陀佛不接我，我還有事要辦。

還有的說，劉素雲是怎麼紅起來的，她圖個啥？這麼大年紀了。是怎麼紅起來的，我昨天跟大家說，我回答很痛快，師父把我講紅的。人家不是說嗎？說老法師的光環照著我。我說不單老法師的光環照著我，十方諸佛菩薩的光環都照著我，我就這麼紅的。你說出名，不是我的本意。既然是出名了，我也沒把我當成一個什麼名人。你們見著我幾次了，你看我，從你第一次見我，和到現在見我，我有啥變化嗎？我還是那個土裡土氣的劉老太太，我也沒有覺得我有什麼了不起的。你說我圖名聞利養，我吃那麼簡單，我穿得那麼簡單，我生活那麼簡單，我要那些名聞利養幹啥，那不是囉嗦、麻煩嗎？所以這些都和我不沾邊。所以可能有些同修不太了解，人家這麼說了那就說了，我這人心大。

所以對這些個我怎麼想的？我再跟大家說說，我做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事，我發個心，我每天念佛給這些個同修，我叫他們仁者，因為我怕稱人家同修人家不願意，人家說誰和妳同修？我就稱他們為仁者，我每天念佛給這些仁者們迴向，迴向一年。從哪天開始？從一月十號開始的，到明年的一月十號，念佛迴向一年。為什麼從一月十號開始？因為一月九號是我姐姐往生四十九天，我把這四十九天事辦完了以後，第二天我就開始給這些仁者們迴向。這是一年時間。

第二，我每天念完佛以後給這些仁者們頂禮三拜，向他們懺悔。這一生沒什麼恩、沒什麼怨，我不知道，說不定原來哪生哪世咱們結的什麼怨，我不知道，所以現在你們找上我說我兩句，那你就說，我認了，化解冤怨，從我做起。我磕頭的時候，腦門一沾地，那話就出來了，化解冤怨，從我做起，而且那話真是從我內心發出來的，我不是虛情假意說的。我一點兒，既沒有恨我也沒有怨，我就覺得可能是多生多劫就是結的這個緣，這一生到化解的時候了。那從誰化解？從我化起，我不能要求對方，因為這個我是跟師父老人家學來的。這是我做的第二件事。

第三件事，我發了個什麼心？我就想那個時候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體，忍辱仙人不發了個願嗎？說他成佛以後第一個要度歌利王成佛，最後就是這個憍陳如尊者。我說既然學佛，那個佛能做到的，我學佛，我也要努力做。所以我就想，我今生一定修行成佛，我成佛後，不管這些仁者們在哪一道，我一定度他們個個成佛，而且就罵我最凶的那個，我一定第一個度他。那時候我跟我身邊同修說了，他們不理解，說妳咋這麼大心，妳多大的心！他們怎麼說？那就罵人還合適了，愈罵愈先成佛，不罵妳還後成佛。我說意思是這個意思，你說有先有後嗎？真是，因為說話說得最苛刻的那個，確實過了，我知道他們未來要上哪兒去。你說既然咱們學佛是不



是得學像？俺學了，你看，我姐都是觀音菩薩，大慈大悲，我這當妹妹的能不慈悲嗎？那看見了，知道人家罵妳，將來要走哪道去了，完了妳看熱鬧，妳不管他，妳叫什麼學佛的人，妳叫什麼菩薩？咱們不是要當菩薩、當佛嗎？所以那就得做佛的事、做菩薩的事。所以我說，我真是心，我一看他們罵的那話，我心都提溜到這兒，怎麼敢說這樣的話？實際對我來說，毫髮無損，給我消業，我真是深深的感恩他們幫助我早日成佛。如果現在有人想要我的命，我愣不登兒的給你，你趕快拿走，你快點送我回家。我真的感恩他們。說的是不是掏心肺腑的話？我一點不會摻假的。

所以我就做這麼三件事。昨天我跟師父也簡單匯報匯報，我說我這麼做行不行，請師父老人家開示開示？我還得怎麼做得更好一些？師父說只要真誠心去做就圓滿了。那我知道，我這三條，我都發自我的真誠心，每天我給他們頂禮三拜的時候，我心裡特別高興！我就想，如果有一天當他們受苦報的時候，我念佛給他們迴向，我給他們頂禮三拜，我發心要度他們成佛，那肯定他們遭受的苦報會減輕的。這也是我聽師父講經我聽明白的，師父老人家不就是這麼做的嗎？我現在就是沒給他們立個牌位，因為我家也談不上什麼佛堂，我家就是一個五斗櫥，我的三尊佛（西方三聖）就在五斗櫥上面，一個香碗，一個水碗，這就是我家的佛堂。還有一個燈，一盞燈，荷花燈，我家佛堂就那麼簡單。所以這個我能想到的，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努力去做，我不想讓任何一個同修，任何一個眾生，因為我造作口業，最後不上好道上去，我覺得我對不起他們。所以我要盡心盡力的幫他們，救他們。可能我講到這兒，如果出光碟了以後，就是這些同修看了又說，妳又瞎胡說，妳吹呼啥，妳能救誰？但是我心絕對是這個心，我不忍心傷害任何一個眾生。就是你們對我如何如何，我不會介意的，我也不希望任何人什麼賠禮、道歉

，怎麼懺悔。你們懺悔是救你們自己，我不需要你們的懺悔。

所以我今天在這裡面對鏡頭，可能有很多同修會看到我今天這個講話的，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受，我在這裡還是這幾句話，就我上面的這些個話，你們能不能感受到我的真誠，能不能感受到我的善良，能不能感受到我的慈悲？我覺得這三個心，真誠心、善良心、慈悲心，我在此我表達出來了。不管今後，比如說公開的，或者在網上的，還有什麼樣尖刻的語言，我都不會在意的，對我是一點影響沒有的。我只是，如果我發現了，我就再多多的給你們念佛迴向。我現在每天做的工作，沒有一個是為我自己的。我就想，十三年前我得的絕症病我就應該走了，沒有人認為我能活過來。我現在不但活過來了，而且活得這麼好、這麼瀟灑，完全是阿彌陀佛把我留下的。阿彌陀佛把我留下幹什麼？肯定有事讓我辦，那我就做好阿彌陀佛的義工，真是這樣的。我就活一天，我就做一天義工，而且要盡心盡力去做，除了這個之外，我沒有其他事可做。

說到這我就想，姐姐往生之後，我就覺得沒有離開我。因為就是剛才我給大家看的這個照片，就在我桌子，因為這面是機器聽經的，上面是擱書的，我和姐姐照片就立在我旁邊，每天都在和姐姐交流，用心的交流。我記得姐姐往生四十九天是一月九號，一月八號那天我回平房去了，就去我外甥女那兒，因為第二天就是我姐姐，九號是四十九天。八號那天的晚上，我就坐在桌子前，聽老法師講經的時候，就看光碟的過程當中，我覺得我和姐姐有一種心的交流，沒有語言，就是一種心的交流。還有幾分鐘時間，我把我和姐姐交流這段話給大家讀一讀，我記下來了。這段話是這麼說的，「四十九天轉瞬過，姐姐往生似在昨」，就像在昨天一樣，「沒有離愁與別緒，只有歡喜在心窩。對著照片仔細看，姐姐仍是笑呵呵，慈眉善目看小妹，似乎有話對妹說。小妹小妹妳聽著，聽姐細細對

妳說，妳說姐代妹表法，妳又代表哪一個？都是佛陀好弟子，不要分別妳和我，我是妳來妳是我。前面路途很艱險，為法忘軀永向前。牢牢記住一句話，邪不壓正是真的。妳的使命為眾生，沒有自私自利情。諸佛菩薩加持妳，龍天護法常跟著。姐姐常在妳身邊，有難姐定幫妳解。學佛菩薩心量大，管他說啥不說啥？救度眾生是己任，極樂世界才是家。家有彌陀老慈父，還有今世爸和媽，同參道友無量眾，歡迎佛子早回家。提高本領返娑婆，再把眾生來度化。」這就是我姐姐往生四十八天的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，面對我倆這個照片就是一種心靈的交流，我當時也把它記下來了。

最後我想說四句話，也是對大家的一種祝福，就是「龍騰賀新春，鳳鳴和雅音，呈現美慧景，祥和瑞相新」，這是四句話。第一個開頭那個字豎著念就是「龍鳳呈祥」。這是怎麼回事？今年不是蛇年嗎？我姐是屬蛇的，蛇不叫小龍嗎？咱們世俗間稱為小龍。我屬雞的，屬雞就叫小鳳，所以在這裡我就想，姐姐走了，那我就代表姐姐，我們兩個來祝福大家，能夠呈現美慧景，祥和瑞相新，給世界帶來祥和，祈願世界和平，人民安泰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就說到這兒。謝謝各位。